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五

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五

附録四

年譜四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

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纖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尚寧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

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湢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肖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

肉其子弟俏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殿試恐失所托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為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

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蕚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黄綰以進表入洪𡰱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内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艮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截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徉言共分肖子金以歸惡黨信為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

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為會五日先生為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衮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為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都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為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欒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瓔等迎襯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鐖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為知府從諸生請築室於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

念偉等又分為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皐等為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為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咸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遥拜而祀於家者

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哻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懐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畧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搆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

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藴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覿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藴以傳也其為追崇也何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黄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於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闕柯

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於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於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於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黄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盖先生甞遊於斯既沒故於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

四方岌岌日危於死浙為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
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為之應因先生
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
及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
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
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為之繼
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
始買田七十餘畆蓀曾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

按浙廼蹟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畆為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釴買宋人所為龜疇田九十餘畆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為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盖久常特新之意

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歩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寘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窅窅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感恍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於越是年

汝貞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於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貞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於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於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

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為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畆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為師遍立南贑諸祠比沒叅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謚位

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

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真者俱趨文

湖於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撫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

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

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於

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

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

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

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

之會是年傳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

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

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

是同門吉安郡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黙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於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弟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

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修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於壽岩祀先生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

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

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於青田祀先

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為有司延聘主青

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

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

懼師聨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

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
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後提
學副使阮鶚增建為心極書院鐵作碑記記畧曰
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
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為陰陽地之道
為剛柔人之道為仁義三極於是乎立象也者像

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扃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藴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顔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藴顔子也顔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為無極而太

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於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為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為典要而後以為應物之則是為有得於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為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擴臂其間以經綸為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培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於無是為有得於無極

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於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爲出於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

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於意見卑者蔽於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修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於此焉分知此則知浮峯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於辰州祀先生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

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於隆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為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郡守益為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王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揚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幞下秀出如圭大江横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寬王舜韶吳文

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修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闉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為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刼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

衆皆慼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為尚書賢宣為方伯與太僕卿劉慤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騮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

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
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
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昻等六十三人謁師
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
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修祠宇集諸生與黄城
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於溧
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湑史際因嵗青築湑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於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玆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襞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壻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

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為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為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為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為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

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者非

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甞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

視之也聽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

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為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

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於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於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録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録山東甲子鄉試録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為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龎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於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為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冑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

為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覩聞澄思絶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痼如鏡面班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

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與非是能時靜時動不偏於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為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為陰為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

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証儒

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於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别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為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叅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畧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

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摵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欝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氲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剥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

文章再變而為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
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欵意氣激烈議論鏗訇
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
斥流離而於萬里絶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
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驕者而且疾病之
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
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
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

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

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

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

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斜材建祠於鬱孤臺

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於學宮右塑像設祀俱

有成式繼後興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

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為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修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祀父老子弟歲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浰山冦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

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為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為强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諮詢士民之情罪遂僣

據修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舖師所屬纊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即為崇祀廟貌宏麗後為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汚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

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謐修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謐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

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為宴憇之所是誠何心哉為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内即查究清理仍為灑掃立主因舊為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即是可見矣時謐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宫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内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為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為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為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

良知之口授令詢輿情擇縣西舊提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為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祲民饑夆

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酧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旱田八十畆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奬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

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為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

兹改建紫薇泉上是年䥴謁師祠與懐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髙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廵按直隷監察御史閭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㑹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

史黄洪毘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廵按御史閻東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廪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

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
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
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
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
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
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為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
居像為門人私祭鄒守益譔天真仰止祠記記曰
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

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廼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為祠堂後為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為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為明德堂日新館傍為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黄子弘綱主

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
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為
叙勲堂右為齋堂後崖為雲泉樓前為祠門門之
左通慈雲嶺磴道横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
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濡雲曰環
海右拓基為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為大門合而題
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
橋外即龜田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

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為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

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顔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顔氏之所以為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

為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岐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脉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為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為而偽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

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於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於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羅讒而遇媢欲掩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勲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薦拜簡命神

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
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曁於來學駿奔詠
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
將三千三百益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
所稱忠信篤敬叅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
薄歛親上死長持梃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秘
達為赤舄隱為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
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

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

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

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

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纖主水西會往來

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

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

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

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畧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

不以地而隔不為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祀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為其良知同也茍求其同豈惟舜文為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

故歴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怳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為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於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

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於無窮斯為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黄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稾總裁於

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為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廵撫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於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悦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懐

玉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於

宣城祀先生

洪繼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繼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於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貽代真儒導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已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

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為伍所强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强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内

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子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諆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

力為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令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厲中才之具不已踈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

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名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煟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為不

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説而深契焉江右為陽明先生過化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為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祀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名還游躋綸閣為上之所親信蓋去江右時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之傾圮

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莞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

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
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
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
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
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
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
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
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

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内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録續編成

師文録久刻行於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彚録得

為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

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

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録續編并家乘三

卷行於世云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有詔特贈新建侯賜謚曰文

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賔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勲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宏勲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

豈宜奪於身終疏上贈新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

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

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

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

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

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

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

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

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粤之箐巢盡掃而

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

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

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勲

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

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

之生封時肅旌伐追曲江之殊䘏庶以酬勞茲特

贈為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劵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寔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叅政輿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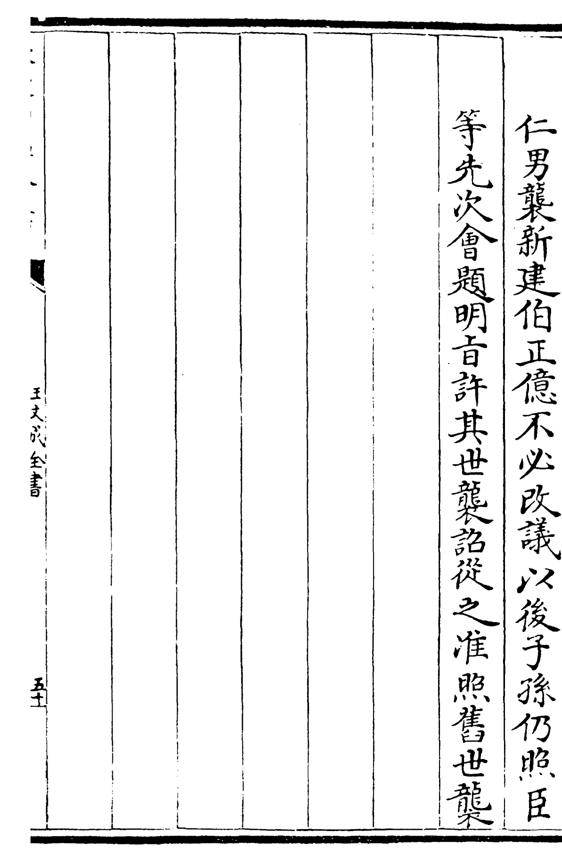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為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

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於是吏部奏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户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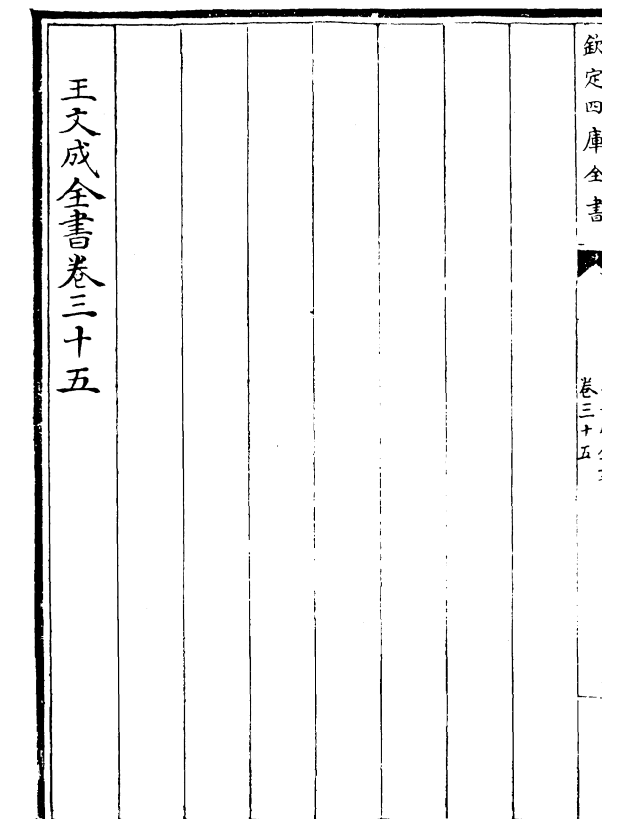
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
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
史傅寵奏議爵廢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
希忠戸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
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及新建伯
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
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
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

焉盖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揺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

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竒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叱之江西難易迥絶遊擊仇鉞於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於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



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五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六

附録五

年譜五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為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

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敘書彚而録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為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

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必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為帝禹湯文武之為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後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為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内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

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禄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顔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為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坌有飄飄

遐舉之意焉然即之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盖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内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静寂而不墮於空徵之千聖莫或

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証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静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正各執所聞以

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為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疎簡為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尚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

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
君胡汝茂往哭之迈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
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
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刋正越明年
正月成於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
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賔黄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
曰庶其無背師説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
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

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借為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懐玉

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㑹滁陽胡汝茂廵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定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嵗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逺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塗視昔之險道

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為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傲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

聽言為下盖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於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盖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肓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

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為至盖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為已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

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偏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内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

之中也其説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葢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脉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葢亦難矣寖幽寖昌寖微寖著風動雷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

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虚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内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竒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虚寂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虚寂也世儒

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内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非良知

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户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為空言也師之纘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脉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為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

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頼而是譜不為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犖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頴矣未幾内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譁之為禪後擢僉副都

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為行主意而行

為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為作聖為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别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為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

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為之感而
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偏而實
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
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
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
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
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
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

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為戰與鬬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

為文武豈為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為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沂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為之删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為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

化而令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叙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

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脉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顔曽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為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渙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

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迹轍倚着轉輿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况於横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别於異端毙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朝陽明王先生盖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為世

所奇而爭傳之以為㤭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為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為書凡世所語奇

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為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令計可脱稿為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菴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

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瘉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彼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為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為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

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田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閒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閒光陰須為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紛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

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為兄計歲晩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絶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懐玉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栢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覔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為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凡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為

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慇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焉改歳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凡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栢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懐玉為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

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為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丞日事而觀網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令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曽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

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無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為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栢泉公為之序極善僕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為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年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

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為不辱先生門墻此皆愛僕太過特為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茍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

千後之師法者宜何如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為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别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嘆將自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為私淑之助未為戚也惟兄諒其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内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為悵悵盖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令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

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為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即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即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

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
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
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
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
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
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栢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
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

此學進為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凡原本似失初制誠為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已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迈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名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

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為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

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縷縷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搨信宿對㸃感教實多凡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𤣥重𤣥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逈别

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晱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怍顔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户閒我默鏡黷黷翁言玉珊珊劒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嶷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删繁遠求憂得門況乃生宫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静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

知自性之靈烱然在獨也稍離奔騖黙悟本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誥感惓惓别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為世多寡不覺脱然無係矣此番相别夫

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為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為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葢

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為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凡雖在闕亦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為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賔客使生得静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凡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栢泉公讀凡年譜深喜經手自

别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盖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

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𠒇嘗
別周龍崗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
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户庭然每見龍崗從
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
通贄及門者非凡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
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
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
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黄久菴宗賢

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學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為証汪周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為証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

沒而學明証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
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
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
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徭冊終日紛囂自
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
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
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
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凡於吾師之門

一啓闗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令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説為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栢泉公論别決二十日發舟登懐玉矣兄第伍簡

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非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别簡謂孟子不得為孔子徒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為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絶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

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凡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
藏蓄默修默証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
至而知先及本體合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盖古
人立言皆為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
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
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為愚夫愚婦
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説道妙發性真者皆賢
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

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凡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吾儒特差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為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修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絶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為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為耶但聖人為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

知而不為者非不為也不必如此為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況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為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為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

日入撫州吊明水凡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搆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冩先録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凡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凡之學偏於枯槁令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畧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畧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凡以為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

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為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已

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毁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為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容室此即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

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汚此即是不汚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托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已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毁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已之過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

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脱落猛火爐煆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為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抵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

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别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畧涉疑議便易入蹴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工懐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

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稍完方自懐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
凡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絶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
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
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凡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
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栢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
稟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
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凡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

筆也聞老師遣巽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巽有此行答其禮也凡所聞核幸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賛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

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愓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為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凡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録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録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

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携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至今常在會未有

及門之說昨南昌閭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葢其子侄輩敘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撿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為師刻居夷集葢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玆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栢泉兄玆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攙入者為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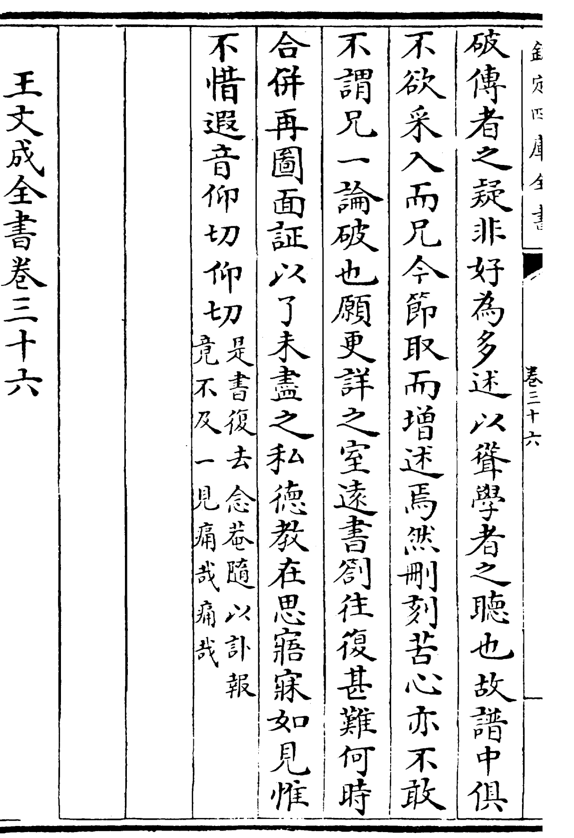
究悉然於此幸再詳之兄卧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闔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為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録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黙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懐玉黄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

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閩去刻將半矣六卷以後尚得証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畨刻當以兄考訂本為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為學者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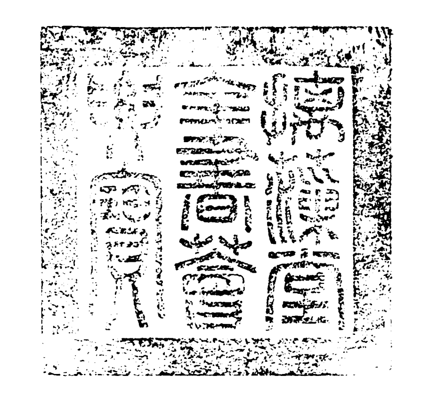
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録取其指發道要者為正録其涉假借者則釐為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

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黄立見竒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証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為高論立異說以為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録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為好事者竊録甲午主試廣東其録已入嶺表故歸而删正刻傳習續録於水西實以



破傳者之疑非好為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凡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証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